



方卫平 主编

ZHONG GUO ER TONG WEN HUA

中国儿童文化

第一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ZHONG GUO ER TONG WEN HUA

中国儿童文化

第一辑

主 编 方卫平

主 办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平 静 王宜清

装帧设计 朱科夫

责任校对 沈 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化 第一辑/方卫平主编. —杭州: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42-3119-1

I. 中… II. 方… III 儿童文化-文化研究-中国
IV. C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9975 号

中国儿童文化 第一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ses.zjcb.com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667

插页 2

字数 295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2-3119-1/C·1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儿童哲学

- 童年的诺亚方舟谁来负责打造
——对童年生态危机的思考 朱自强(1)
- 诗教与儿童精神生活的自由 李咏吟(11)
- 灰姑娘,永远的童话
——兼谈童话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 申慧辉(24)

儿童文学

- 生命的欢歌
——对儿歌游戏性的研究 陈恩黎(31)
- 从“本位”到“交谈”
——新时期童话创作观念的演变 冯 海(48)
- 意象与意境的创造
——儿童诗美学漫谈 周晓波(59)
- 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走向的启示者
——叶圣陶儿童文学创作新论 胡丽娜(66)

年度话题

- 关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通信 钱理群(79)
- 从主体间性看文学教育
——兼谈《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编写 王尚文 徐璐翰(86)
- 我读《新语文读本》 周有光(95)
- 我为之兴奋的一件事 谢冕(96)
- 追寻一个伟大的传统
——评《新语文读本》 杨东平(98)
- 谈《新语文读本》
——兼谈两岸小学语文教育 林文宝(101)

目录

影视戏剧

扶桑樱花飘雪

——浅析日本动画 梁健虹(119)

成年人的童话

——从美国作家 E.B.怀特和他的童话改编的电影说起 林倍加(133)

去似朝云无觅处

——评两部以儿童寻找为题材的电影 王宜清(138)

“趣”与卡通片

..... 郝月梅(148)

我国儿童戏剧发展之历史回眸与现实描述 周汉友(158)

焦点作家

周锐论 吴其南(165)

领悟生命

——浅论周锐童话集《出窍》 浦小晖(175)

学界对话

儿童文学,世界上最棒的职业

——德国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芳珂答《时代周刊》记者问

..... 柯莉亚·芳珂(184)

一位古典风格的现代主义者 曹文轩 徐 妍(189)

经典重温

两难的选择

——读安徒生《影子》 孙建江(203)

海外视域

发自青少年心底的声音

——从《中学生情感世界》看新加坡近年来儿童文学的现状 黄婉娜(208)

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

——《一个爱的故事》的省思 赵永芬(221)

CONTENTS

出版广角

中国十四行诗在儿童诗领域开拓的成功

——论金波《我们去看海》……………钱 芳(234)

氛围的营构

——论汤素兰长篇童话《阁楼精灵》……………赵 霞(241)

关于《精灵城堡》的N种读法……………王红梅(249)

CONTENTS

Whose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the Ark for Childhood: The Ponderation over Childhood Ecology Crisis	Zhu Ziqiang(1)
Poetry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Spiritual Freedom	Li Yongyin(11)
Cinderella , the Forever Fairy Tale : The Social Meaning of Female Figures in Fairy Tales	Shen Huihui(24)
Merry Chorus for Life : A Research on Recreation Nature of Children's Folk Rhymes	Chen Enli(31)
From Children Basis to Children Commun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New Era Fairy Tale Creation	Feng Hai(48)
The Creation of Imager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n Aesthetics of Children's Poems	Zhou Xiaobo(59)
Ye Shengtao, The Pioneer of the Realistic Turning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On Ye Shengtao's Creation Paradig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u Lina(66)
Correspondence on New Chinese Reading Book for Primary Education	Qian Liqun(79)
Viewing Literature Education from Intersubjectivity Perspective	Wang Shangwen/Xu Luohan(86)
My View on New Chinese Reading Book	Zhou Youguang(95)
An Excitement	Xie Mian(96)
The Pursuit of a Great Tradition: A Critique on New Chinese Reading Book	Yang Dongping(98)
New Language Textbook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in Wenbao(101)
Oriental Cherry Petals Drifting in the Wind: An Analysis on Japanese Cartoons	Liang Jianhong(119)

Fairy Tales for Grown-ups: E.B.White and Movies Adapted from His Fairy Tales	Lin Beijia(133)
Seeking after Childhood: Comments on Two Children Movies	Wang Yiqing(138)
Delight and Cartoons	Hao Yuemei(148)
On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Children's Drama in China	Zhou Hanyou(158)
A Critique on Zhou Rui's Works	Wu Qinan(165)
Understanding Life: A Critique on Zhou Rui's Short Story Selection <i>Beyond Mind</i>	Pu Hui(175)
Being Children's Writer—The Best Job under the Sun: An Interview with Cornelia Funke	Cornelia Funke(184)
A Classical Modernist	Cao Wenxuan/Xu Yan(189)
A Dilemma: A Review on H.C.Andersen's <i>Shadow</i>	Sun Jianjiang(203)
The Sound from the Bottom of Teen s' Hearts: An Outlook o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Huang Wanna(208)
Wander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Fiction: A Review on Story <i>About Love</i>	Zhao Yongfen(221)
The Success of Chinese Sonnet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s Poems: A Review on Jin Bo's <i>Let's Enjoy the Seascape</i>	Qian Fang(234)
How to Create Atmosphere: A Review on Tang Sulan's Fairy Tale <i>Little Elf in the Attic</i>	Zhao Xia(241)
Different Ways to Read <i>Mandit Manoir</i>	Wang Hongmei(249)

(英文目录:吴山)

童年的诺亚方舟谁来负责打造

——对童年生态危机的思考

朱自强

摘要:儿童的童年生态在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的破坏下,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童年的许多愿望和权利正在被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无情地剥夺。要保护童年的生态性,就要建立以童年为本位的生态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尤其要包含成人对儿童生命形态的敬畏。重返童年正是战胜应试教育这场洪水的诺亚方舟。

关键词:童年生态 应试教育 敬畏儿童 重返童年

Abstract: Childhood ecology ruined by the utilitarianism of education aiming at exam is facing with a vital crisis in which children's wishes and rights are deprived by utilitarianism of high marks on the paper.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lif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on the bas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ldhood so as to protect the childhood ecology. Veneration for children should be included in such outlook on life. The returning to childhood is the Ark to survive the flood of education aiming at exam at present.

Keywords: childhood ecology, education aiming at exam, veneration for children, return to childhood

多年以来,我是带着深深的对“生”的困惑,思考着儿童、童年、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儿童文化诸问题。也许永远是一种理想,我希冀通过对这些对象的思考来探寻自身“生”的路径。

近两年,这样一种“生”的追寻将我引到了一个使我心怀恐惧的问题面前。我的眼前常常出现绿水断流、草木枯萎、蓝天遮蔽、翠鸟不飞的场景。这不是自然生态的景观,而是人类生命中的童年生态的景观。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场梦魇,但是,我又是多么害怕,一场大梦醒来,眼前是与梦魇一样的现实。

我们前所未有地处于一个容易使生命“存在”迷失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文化的危机性正如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所指出的,“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①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观点的史怀泽认为,文化的本质并不是物质方面的成就,物质成就反而会给文化带来最普遍的危险: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自由的状态。史怀泽说过,“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事实的影响”,对此,他作了十分准确的比喻:“航行的出路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它的操纵是否正确。”^②

我们的被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迷雾遮住双眼的文化大船出现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迷失,它正在现代的核动力的推动下,迅速地远离荷尔德林所吟咏的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大地”。作为历史概念而始终被成人社会假设的儿童和童年,处在今天的依然是成人本位的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儿童观一样,今天社会的儿童观依然是成人本位的,所不同的只是这个成人是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的那个“成人”,家长及其教育者们拿着孩子们自己的将来的那个“成人”来压迫童年,剥夺童年的权利,而教育者们又完全是按照他们成人的今天的标准来预设孩子们的将来的那个“成人”的生活状态,所以本质上也是“父为子纲”)之中,更是命中注定地被这条精神迷失的快船拖向了危机四伏的海域。

给童年生态造成最为根本、最为巨大的破坏的是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虽然政府已经提出施行素质教育等教育国策,但是,在教育现场,教师和家长不仅依然后而且变本加厉地奉行应试教育)。一个孩子,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为了享受自由、快乐的生命,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但是,孩子的生命的蓝天,却竟然被几本教科书给遮黑了。周一至周五,从早到晚学习,周六还要到学校补课,周日安排家教,寒、暑假也不能休息。教科书上的知识学习不仅成了中学生的几乎全部生活,而且这种学习生活已经蔓延到了小学甚至幼儿园里。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的一所幼儿园,从孩子两三岁开始就让他们学习汉字,教师夸耀地说,到上小学之前,可以让孩子学会两至三千个汉字,这样孩子就可以更早地读书、学习了。据说,这样的做法还是一个早期教育研究的科研项目。不是为了“存在”而学习,而是为了学习而“活着”,学习不是为了给生命带来精神充实和快

乐,而是将生命变成了单纯学习的机器,这就是应试教育下的“学习”的本质。希望应试教育工作者(当然包括家长)都来听一听真正的学习是怎么说的!“学习说:‘读书是精神层面的事,而学位、文凭却属于物质!为文凭而去学校的学子们啊!请别夸口说你们是去读书。’”^③

本来,在由童年、青年、壮年、老年这四个阶段组成的人生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应该给以实现的愿望,但是现在,童年的权利被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残酷地剥夺了。家长和学校勾结起来,一心为了成人的“将来”而牺牲童年的“现在”。儿童文学的经典名著《长腿爸爸》中那位经历过生活磨难的孤女朱努沙·阿博特说过,“幸福的秘诀,那就是,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对孩子来说几乎就是常识的真理,已经为成人社会所遗忘。

受西方的影响,中国对生态学这门学科也越来越关注,在文学界也有了所谓“文艺生态学”研究。但是,在我看来,生态学如果没有包含对人类的精神生态的关注,就不是完整的生态学,因为,人的精神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自然”一词有以下三个含义:1.自然界,即大自然。2.自由发展;不经人力干预。3.表示理所当然。但是,在西文中,“Nature”这个词的一个含义是指“大自然”,而另一个含义则是指“本性”。美国独特而伟大的思想家、诗人爱默生的著作里,“大自然”与(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这浩浩苍穹下的小小学童(指爱默生自己,本文作者注),明白了他与这博大的自然竟还是同根而生的。一个是叶,一个是花,他的每一条血脉里都涌动着他与自然的亲谊和感通。他与自然所同之根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他灵魂的灵魂吗?……属于自然的美就是他属于他自己心灵的美。自然的规律就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一句话,那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④如果我们联想到卢梭“重返自然”的思想、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绿色之思都是来自“森林”、“湖畔”、“黑森林小屋”的直接天启,就会对爱默生的上述话语信其为真。

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关于自然的生态学理论就可能会给我们关于人类精神生命,尤其是关于童年生命的生态学思考以启发。

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代表约翰·缪尔认为,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出其他动植物。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它自己,而是为了其他动物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动物具有天赋权利。他甚至宣称,“如果在野兽与高贵的人类之间发生了一场种族战争,那么,我很可能会支持动物。”^⑤据此而

论,人类的童年首先是为了自身的幸福而存在,同样具有天赋权利。另外,我们还知道,物种的发展水平越低,其儿童期越短;相反,物种的发展水平越高,其儿童期则越长。人类的儿童期最长,这是人类不断而又迅速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获取的极大利益。漫长的儿童期成为人成长的根基和资源。今天的功利主义教育拼命缩略童年的做法,显然是在破坏人类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命生态。

生态学伦理学还有一个观点:这一代人不能挥霍、破坏下一代人的自然资源。同样的道理,成人社会也不能拿一个孩子的童年生命阶段去作他另一个生命阶段的牺牲。这样抽空童年阶段生命的幸福以换取成年阶段生命的幸福的人生设定是不合理的也是虚幻的。因为人生的各个阶段不是孤立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内在的接续性。一个在童年阶段没能获得品味生命之树结出的果子的滋味的人,怎么能期待他到了成年一下子学会体悟人生的况味呢?何况“天者不可测,寿者不可知”,如果天不假以其成年,人生所有的岂不只是空虚、无趣和缺憾?

如果我们要对童年负责的话,就要建立以童年为本位的童年生态学,倡导整体论的生态人生观。而这样的童年生态学必须包含人类个体相互之间的对于对方生命的敬畏,尤其要包含成人对儿童生命形态的敬畏,否则就不是我所期待的以童年为本位的童年生态学。

二

成人为什么必须敬畏儿童的生命形态?因为在儿童的自然的人生感受里蕴涵着绿色的生态性。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日本作家讲述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想要让他的儿子体会贫穷,就把儿子送到乡下的朋友家,好让他看一看世界上的人实际上是多么的贫困。

寄居在乡下的日子结束后,儿子回到家,父亲就问他:

“你知道什么叫做贫穷了吗?”

“嗯,很清楚了。”

“你了解到什么?”

儿子回答说:

“我们家的鸟笼里只有一只小鸟,有的农家却有狗和牛,还有好多只小鸟。”

“我们家里虽然有游泳池,可是那些人有着长得看不见尽头的河流。”

“我们家的院子在晚上有明亮的电灯,可是那些人在晚上有满天的星星。”

“我们住的地方很狭小,而那些人住的地方可以一直扩展到很远。”

“我们有仆人的服侍,而那些人在是服务别人。”

“我们的食物必须花钱买,而那些人是自己种植。”

“我们家的四周有保护我们的墙壁,但是那些人有保护他们的朋友。”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哑口无言。儿子又接着说:

“爸爸,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是多么贫穷。”^⑥

这种能够自然感受人生真义的儿童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这个不受时代的制约,只听凭自然、健康的本能而行动的少年,正是人类真正道德的化身。塞林格在揭露现代文明的荒诞时精心创造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保护儿童不跌入悬崖的意象,是出自少年霍尔顿的愿望,完全可以认为,霍尔顿在时代生活面前的迷惘,显示出的恰恰是超越那些在物质主义生活面前“对酒当歌”的成人的一种清醒。米切尔·恩德的毛毛、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凯斯特纳的洛蒂和丽莎,这些儿童形象都会给成人带来某种人生的启迪。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深刻、最艺术化地表现出儿童生命的绿色生态性的当数鲁迅的小说名篇《故乡》。虽然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许多作家如冰心、丰子恺等都曾大声地赞美童心,但是相比之下,只有鲁迅的“童心”不仅发出灵魂深处的肉搏的震颤,而且沾染着自身生活的摸爬滚打的泥土。对我来说,整个《故乡》就是鲁迅“失乐园”后的一声叹息。人生的乐园在哪里?鲁迅以《故乡》中那个反复闪回的“神异的图画”告诉我们:人生的乐园就在童年!鲁迅在《故乡》中委委婉婉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其实就是这句话。正是这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使《故乡》含蓄地蕴涵了人类文学的一个重大而永恒的母题。由于人类目前非但没能解决成人自身的童年乐园的丧失问题,反而又造成了儿童自身的“童年的消逝”^⑦,因此,鲁迅的《故乡》就更应该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然而,鲁迅以《故乡》发出的这一“天问”,在中国有几位作家在继续思考以期回答呢?

就像“自然”给人类既提供了物质资源也提供了精神资源一样,“童年”也是成人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于此不能不想起吟诵“儿童是成人之父”诗句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朱大可曾经这样“缅怀浪漫主义”:^⑧“在北欧阴郁而寒冷的车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现了。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童和成人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⑨如果说安徒生以童话驱走的是人类内心的寒冷的话,那么,华兹华斯则是听凭儿童的指引,用诗歌找回了人类灵魂迷途中的光亮。

为什么“儿童是成人之父”?下面是华兹华斯的《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又名《永生颂》)中的诗句——

出生后,我们只是在睡眠和遗忘;
与我们俱来的灵魂,这生之星辰,
本安歇在别的什么地方,
这时候从远处降临;
我们并不曾完全地忘却,
并不曾抛却所有的一切,
而是驾着光辉的云彩,从上帝,
从我们那家园来到这里;
婴幼儿时,天堂展开在我们身旁!
在成长中的少年眼前,这监房的
阴影开始在他周围闭合,
而他却是
看到了灵光和发出灵光的地方,
他见了就满心欢乐;
青年的旅程得日渐远离东方,
可仍把大自然崇拜、颂扬,
仍有那种瑰丽的想像力;
这灵光在成人眼前渐渐黯淡,
终于消失在寻常的日光中间。

华兹华斯的诗句为我们描述了人的精神生命走向退化的宿命性。何以抗拒这一命运,华兹华斯指出了一条精神上的永生之路,即重返童年,回到生命的原初状态。我同时想到了给华兹华斯以影响的卢梭。也许是情绪化的表述,如果说十年前我还对卢梭的回到历史的零度状态的思想表示怀疑,那么,今天童年生态的严重恶化,已经使我竟愿意相信卢梭思想的合理性。

目前,我还不能理解华兹华斯童年观中的神学内涵(比如“前存在”理论),不过,儿童生命中蕴涵着的想像力和感受性,的确是成人所应该敬畏并在自己的生命里继承和发展的。只有如此,成人方可保持精神生命的飞扬状态。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表达精神三变的思想,他认为理想的人生精神境界应该是:最初表现为骆驼的形态,其特质是忍耐;随后骆驼会在千里沙漠的负重行旅中,突然变成狮子,其精神特征是战斗的勇气;不过,就是这种狮子也还有不足,它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变成“幼儿”。尼采这里所讲的“幼儿”其实是幼儿的心性,这种心性能够完全天真无邪地开创一切。也就是说,成人应该从儿童的生命体中继承生命

的创造性力量。

但是,成人社会似乎一直是儿童的不肖子孙,因为成人不但没有从儿童生命那里继承巨大精神财富的愿望,反而以学校文化压抑着儿童的生命力。布莱克,这位华兹华斯的同志,超时代地体验过我们今天所体验的现代文明的痛苦和失落的现代主义的预言者,早在二百年前,他就在《小学生》一诗中,表现了枯燥、压抑的学校中儿童的“颓丧”心情(他本人就是拒绝接受正统的学校教育的叛逆者)。深悟儿童生命的自由天性的诗人写下了愤愤不平的诗句:“为了欢乐而出生的小鸟儿/怎能坐在笼中歌唱?”二百年后,浪漫主义的传人仍然在批判:“在充满缪斯天性的儿童文化和毫无缪斯情趣的学校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学校是一种从事系统地压抑儿童天性的机构。”^⑨说此话的挪威教授布约克沃尔德描述了这样一个令我们感同身受的痛心情景:“当生命的力量遇到学校的理性时,连续性就被打断了。孩子们对缪斯充满了渴望,这种渴望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深深地培植在他们生命的胚芽里,又在与父母、兄弟姐妹们的相处中,在与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得到加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突然与强大的约束力量相遇,而且这种力量似乎处处与它作对。许多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早期像小鸟一样可以快乐地在天空中自由地飞来飞去,他们把自己想像成许多不同的角色,从满脸污垢的小捣蛋鬼,到展翅高飞的雄鹰。可是,几年学校生活之后,他们大多数再也不能像鹰一样自由飞翔了,他们已变成了缪斯天性意义上的残废人。”^⑩

写作那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动人故事的安徒生,如果看到儿童这蓝天上飞翔的白天鹅又变成了鸭子,回到养鸭场里匍匐,还会在自己的肖像画上写下“人生是所有故事中最美的一个故事”这样的话吗?

三

我曾经在拙著《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说过:“对儿童观和儿童文学本质的探寻,不能仅仅从纯学问的立场出发,把它作为谋生的饭碗或者智力的操演形式,而是应该上升到通过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思考,追问自身的生存哲学的层次,即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投入到研究之中,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与自身的生存哲学或曰人生观之间寻找到沟通之路。我相信,超然物外、隔岸观火的冷漠的研究态度,只能使研究者远离儿童文学本质的真髓。”^⑪

这番话表述的是我在学术上的追求和理想,而实现它需要保持学术思想和生活实践的一重性。下面我要讲的是我的个人经验(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个人经验

变成研究范畴的事例),我认为它对本文探讨的童年生态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执著地思考童年生态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思想付诸行动。

1984年,我成为一个男孩的父亲。至今,每当我听到录音中儿子幼年时的声音,看到录像里儿子童年、少年以及今日的身姿,内心中都会充满幸福,并且带着依稀的乡愁回忆往昔欢乐的时光。我一直在论著里、课堂上批判孝道而张扬亲情,我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信奉“五四”时期周氏兄弟的主张:联系父子的本应是“天性之爱”,是“亲善的情谊”而“并不用恩”。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说有“恩”的话,也不是什么“养育之恩”,而是我对生活感恩的心情,因为他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数真切的幸福和欢乐。另外,在我的儿童文学研究中,儿子的成长姿态、读书经历,也给我的儿童文学感悟和一些具体观点以直接的启发。

出于对儿子的爱,作为儿童本位理论的鼓吹者,我希望他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童年时代的许多游戏,许多体育运动,如足球、乒乓球、游泳、滑冰、滑雪等,我和妻子都经常参与其中。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冲突。但是,在我的儿子朱小鹤这里,这种冲突简直是难以调和。大约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自我意识日渐觉醒的朱小鹤越来越表现出对学校应试教育的不适应。先是作为“三好”学生和班长的他已经无法忍受班主任的强制甚至是蛮横的教育方式(这是应试教育必然采取的),接着又对学校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一些无趣的教材以及更无趣的教材阐释产生了抵触,学习成绩不仅迅速滑坡而且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他的发光的眼神一天一天地黯淡了下去。

其实,他的这种冲突也是我的童年观与无条件地归顺不合理现实的应试教育之间的冲突。我想,在游戏、体育运动、读闲书(在这一点上,朱小鹤所喜欢的童话作家郑渊洁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因为就是他,用其作品表现着“长大成就再辉煌,没有童年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人生”的主张)中充分品尝到生命、生活的自由和快乐的孩子都是很难适应违反学习本质的应试教育的。应该说,在此之前,我的童年观虽然是明确的,但也是漂浮而没有根基的。在我的意识里,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应该是儿子的不错的前程。当这个前程出现危机的时候,我马上乱了阵脚,出于对儿子前途的担忧,我违心地作出了向应试教育归顺的选择。但是,已经为时过晚,我的监督、强制都没有奏效。那段日子,我们父子间失去了以往的亲和,不断冲突,危机四伏。

在此期间,朱小鹤也在苦苦地探寻着自己的人生之路。由于不堪学校应试教

育的了无生趣,他在初中时多次郑重地提出辍学的要求。1999年元旦的前一天,他十分认真、严肃地对我 and 妻子说:“只要我活得快乐,哪怕我是个捡破烂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此语分明表现出他的不妥协的非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同时也蕴涵着对成人社会(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在潜意识里)所信奉的物质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置疑。当时我已经年过不惑,但是,在此之前,我对人生并没有真正的“疑惑”和“解惑”的过程。朱小鹤的话给我以巨大的震动。我意识到,不仅是学校,而且还有我自己,已无能力教导孩子如何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因为自己的爱子如此坚决地思考、选择着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才终于告别了从前议论人生特别是童年生态问题时的“局外人”姿态,真正将自己的生活实践置于对人生和童年生态问题的思虑之中。我想努力放弃潜在的面对儿童教育和童年生态问题的二元论立场,比如,理论上强调游戏之于童年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行动上却要采取学习优先于游戏的做法;口头上高谈精神飞扬的重要,行为上却拜倒在物质主义的石榴裙下。

从初中起,朱小鹤渐渐表现出对音乐的特殊而又浓厚的兴趣。从他说出那番关于“快乐”的言论后,经过反思的我们彻底支持了他的选择。他走上了一条抵制学校应试教育的学习之路(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根本没有给学生的个性学习和发展留有起码的时间和空间)。最初他只是想做一名歌手,当我们主张他做一个能够创作音乐的歌手时,他又开始学古典吉他,后来学电声吉他,又加上架子鼓、木琴。在自己选择的自主学习中,朱小鹤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和勤奋、吃苦精神。弹吉他的手指起了血泡,打鼓的双臂练到僵直。学习仍然是艰苦的,但是已经不再是受难,而变成了释放生命能量的一种满足和快乐。朱小鹤重新明亮起来的眼神和每天昂扬的精神状态证明着这一点。现在,朱小鹤是一个心地善良、心理健康、快乐生活的人。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起了责任,并一天天地成长进步着。

只有对精神意义上的人生追求,才可以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无论朱小鹤将来是就读大学的音乐专业,还是高中毕业后,背起吉他浪迹天涯,不论是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我们,还有朱小鹤本人都会以平常心来接受天意的安排。可以用尽全力去追求自己由衷的理想,并且在这追求中获得了充实而快乐的精神生活,难道这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吗?

在朱小鹤的成长过程中,我对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对童年生态的破坏有了真切的实感,而我耳闻目睹的其他许多孩子的生存状态又使我看到童年生态遭到普遍破坏的灾难性。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不能是一句空喊的口号。我不相信压抑儿童生命力、剥夺儿童生命实感的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能承诺给我们的民族一个生气